

兄弟仁
◎孙镜福

悠悠茅草情

◎龙水

秋高气爽的日子,我上班经过一条村道时,无意间看到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河边的草丛中,用力拔着一把把绿色纤细的茅草。老人的举动一下子勾起了我的记忆。茅草,这个在过去风靡盛行、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植物,如今已渐渐被人们淡忘。

20世纪60年代,农家住的都是泥墙茅草房。那时,由于贫困,一般农家的住房在一两间左右,外加一间用杂树棍棒搭建、上面用茅草和稻草盖顶的旱厕。由于茅草结实有韧性,因而成了盖房盖厕的香饽饽。启海地区临近海边,盐碱地多,适应茅草生长。平时只要花点工夫,出点力气,就能将成捆成捆的茅草扛回家,暴晒后作为盖房材料。

一般来讲,屋顶上的茅草和稻草一到两年换一次。而茅草房尽管简陋逼仄,却冬暖夏凉。但缺点是每年夏、秋季,遇上台风或狂风暴雨,屋顶上的茅草和稻草就会被大把大把吹掉,正如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里的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屋顶茅草和稻草一旦“乘风遨游”“漫天飞舞”,像天塌了般的农家往往慌作一团……

茅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,属于禾本科白茅属。它的植株高度在一米左右,茎秆丛生,呈圆柱形,直立生长。它的茎秆呈黄绿色,表面光滑,没有绒毛。茎秆上长有少量短小的叶片,它的花序生于植株顶端,呈圆筒状。

茅草不仅适用于当年的盖房,而且还是制作绳子的天然材料。到了秋天,沟河边的芦花苞含待放。这个时候,茅草也成熟了,农家纷纷到沟河边拔茅草。拔来成捆的茅草后,用刀子斩断茅草根,然

后均匀地摊在屋外暴晒。晒干后,将其分成一小把一小把,拿几根茅草连在一起,捆在中间。

搓绳的时候,将茅草蘸水后放在地上,用木榔头反复上下捶打,直至坚硬的茅草变得柔软,这样搓起绳来,既不伤手,搓得草绳又顺滑结实。那年月,没有布条或塑料线,捆棉秸、豆秸、玉米秸,以及但凡用到绳子的地方,用的都是茅草绳。还有少数人专门搓绳子拿到市场里去卖,以挣些零用钱。可以说,茅草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功不可没。那时,流行着一句话:出门带根绳,不要求别人。可想而知,草绳的作用。

做芦花靴是我们这儿的传统产业。我所在的生产队,家家都做芦花靴,而其中的茅草则是芦花靴的主要原料之一。芦花靴的底部是用茅草绳和稻草编制的,称之为推底。芦花靴的帮也是茅草绳的结构。每到秋天,我的哥哥和姐姐大清早就带上一茶杯麦粿饭,上面压上两段咸瓜,用毛巾裹紧茶杯,然后各骑着一辆“吱吱嘎嘎”的旧自行车,来到百里开外的如东、通州的沟河边,顶着骄阳,挥汗如雨地拔茅草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,他们分别载着一二百斤的茅草回家。每当这时,望眼欲穿的母亲总是心疼地迎上前去,问长问短,哥哥姐姐则向母亲诉说着拔茅草过程中的辛酸事,母亲边听边抹眼泪。

进入冬季,全家人开始搓茅草绳,每晚不管搓到多晚,10斤茅草绳雷打不动。十天半月后,一捆捆精致的茅草绳整齐地堆放在墙角。当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后,做芦花靴也拉开了帷幕。一个冬季下来,我家靠做芦花靴,一季可赚到一二百元,这是全家一年的开销啊。

贫苦年代,我们这群孩童有苦也有甜。其中的一项就是拔茅针。拔茅针成了我们满满的回忆。阳春三月,春暖花开,沟边的芦苇纷纷探出一个个削尖的青红色的小脑袋。与此同时,柔和的小茅草也不甘示弱地蹿出地面,它们贪婪地、尽情地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。我们一群顽童放学回家的路上,便争先恐后拔起茅针来,并专挑着又壮又粗的茅针拔。

随着“啪啪”声响,我们将拔下来的茅针“抽筋剥皮”,将外表的皮撕下来,露出洁白如玉的嫩心。这嫩心其实就是茅草的花,只不过还未长出来。随后,我们将柔嫩无比的嫩心往嘴里一扔。瞬间,一股甜甜的、软软的、美美的味道弥漫在唇齿间。茅针长到手掌的长度时,里面的嫩心最嫩且无纤维感。儿时,茅针成了我们爱吃的零食。可惜,茅针长得太快,没有几天,茅针就老了,嚼不动了。

茅针不仅好玩好吃,它还兼具一定的药用功能,这点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它具有清热、止血的作用,功效和茅根有些相似,不过入药一般用的还是茅根,因为茅根的药用价值很高,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更广泛。而且茅根食药两用,现在还有不少人常用它来煲汤。

时光不居,岁月如流。昔日风靡一时的茅草,如今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然而,每当我看见茅草就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亲切感、怀旧感。它让我想起过去,想起大自然的美丽;茅草纤细的叶片,充满了绿色的阳光;它的根茎能把坚硬的土壤变成柔软的黑色;它的穗仿佛酿就着浓烈的香味,在阳光下温柔地躁动着;它的花瓣又像一朵朵精致的花,恬静而优雅。

刀郎的民乐情结

◎一凡爷

20世纪80年代,刀郎在内江、成都一带歌厅唱歌时,就组建了“手术刀”乐队,并担任键盘手,后来在海南成立“地球之子”乐队继续担任键盘手。刀郎多次坦言:“对音乐的认识是从乐队开始的。”所以他对乐队在流行音乐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理解并着意提升。他曾独自前往重庆、西藏、西安等地,一边漂泊采风,一边挖掘、搜集、习练各种民族民间乐器,将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风格有机结合,融入进他的音乐创作中。这些乐器所展现的乐音和表达的情感,为他的作品增添了色彩和深度。1995年,刀郎与妻子朱梅一同去新疆,广泛接触并深入研习了新疆的多种少数民族乐器,在他创作的《大漠情歌》《西域情歌》等歌曲中,大量使用了弹拨尔、都塔尔、艾捷克等新疆民乐,与现代电声乐队融为一体,独特的配器更具地域色彩。在《喀什噶尔胡杨》中,运用了热瓦普和手鼓,营造了浓郁的西部风情。

刀郎跨越东疆西域,走进江南塞北,深入民间,广泛搜集俚俗小调、民歌民风。《罗刹海市》就是采用了东北二人转的曲调,把民间小调与流行音乐融为一体。《山歌寥哉》的11首歌曲都是借鉴、吸纳民间曲调创作而成的,如广西山歌调、湖南道情调、河北吹歌、江南时调等。民歌与民乐相通相融又相辅相成,所以在他的音乐作品中顺理成章地大量运用了民族乐器。在《序曲》中别开生面地用上了京打,板鼓、京锣、铙钹等京剧锣鼓,通过其独特的演奏方式和技巧,增添了丰富的感情色彩和戏剧效果。在《虞美人·故乡》中加入了古琴演奏,悠悠的古琴声展现了独特的音色和优雅的韵味,再与电声乐器交融,平添了丰富的层次感和时代感。《画皮》中运用了7种乐器伴奏,其中民乐就有4种,尽展民乐的华彩。刀郎实现了流行音乐与民族乐器的深度结合,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动感与活力,又融入了民族器乐的典雅与风韵。刀郎大胆创新、敢于突破,体现了他的“通俗音乐、民族气质、当代表达”的艺术理念和“守正不守旧,尊古不复古”的求真态度,

让民族器乐以创新的方式被活态传承,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的光芒。

经过长期的积累和习练,刀郎会演奏的乐器多达20多种。在表演中,刀郎不仅熟练使用键盘、吉他、贝斯、架子鼓等流行音乐的常规乐器,还亲自演奏多样民族乐器,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出手:在《镜听》中吹奏竹笛,悠扬婉转,如泣如诉;在《豆蔻盒子》中弹拨三弦,技艺精湛,古韵响彻;在《瓜洲渡》中弹奏中阮,稔熟自如,倾情演奏。刀郎亲自弄弦弹丝,彻解乐曲意境,将自己创作的歌曲作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。

刀郎在乐队中大量采用了民族乐器,更为难得的是大胆启用和培养年轻的民乐乐手。对民乐乐手更是倍加呵护、力加推介:南箫竹笛王品予,古琴吴睿扬,琵琶冯依鸣、吴双,三弦、中阮徐翌婷,管子张可可,唢呐郑福兵,板胡陈子文,马头琴塔米尔,萨塔尔迪娜,京打张艺馨、罗元武……刀郎成功地将这些年轻的乐手连同各种民族乐器推介在观众面前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,刀郎对二胡手邹澜的认可和赞赏,在演唱《花妖》时,他喊了两声:“邹澜,邹澜,过来。”让她坐在自己旁边为其伴奏,用高超的二胡技艺演绎出男女主角悲欢离合的千古情话。刀郎的这两句话让千万人认识了邹澜,领略了二胡的音乐魅力。尤其令人感动的是,刀郎在介绍乐队成员时称他们为老师,打破了那种歌手与乐手的主次关系。别人是一个团队捧红一个人,他是一个人捧红一个团队。他真诚表白:“别看他们年轻,舞台上都是我的老师。”刀郎携手一支技艺高超、充满创意的民乐团队,共同开启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音乐盛宴,也是对中华民族音乐瑰宝的深情敬意与现代演绎。

刀郎的音乐作品将民乐有机植入和融合,让流行音乐与民族乐器对话,形成了独树一帜的“刀式风格”,深受全国各地亿万刀迷的喜爱,也跨越国界响彻了全球。刀郎坚守不辍的民乐情结正是他难能可贵的文化自信的展现,也为民乐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持久的努力和特有的贡献。

灯下漫笔